

• 文学研究 •

近百年武则天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综述

沈文凡 左红杰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 要: 武则天与上官婉儿是初唐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女性诗人,她们重视诗歌创作,自身有较高文学修养,由于其特殊地位,所提倡和实施的各种措施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界一直以来更加关注的是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在政治上取得的成绩,忽视了她们的文学成就,而近几十年来对这两位女诗人诗歌的研究不断深入,势头强劲,不仅弥补了之前的研究空白,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整体回顾和总结,由此来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百年诗歌研究; 武则天诗歌研究; 上官婉儿诗歌研究 《如意娘》; 《彩书怨》; 女性诗人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2)02-0001-11

A Review of Studies on Wu Zetian and Shanguan Wan'er's Poems in the Last 100 Years

SHEN Wen-fan ZUO Hong-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Wu Zetian and Shanguan Wan'er were key poetesses in the poetry Parnassu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oetry composition and made high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Due to their privileged status, the measures they advocated and implemente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While their political achievements have long been studied in the academia, their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were neglected. Fortunately, in recent decades, studies on their poems have progressed much and received a powerful impetus. These studies do not only fill the research gap but also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erefore, an overall review on the studies is required to look forward to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studies in the last century; studies on Wu Zetian's poem; studies on Shanguan Wan'er's poem; *Ruyi Niang*; *Caishu Yuan*; female poet

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在初唐时期的传奇性,主要取决于她们在政坛上取得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绩,但同时,她们也是才华卓绝、聪慧过人的女诗人,她们的文学成就仍不容忽视。接下来,研究者将分别对关于两位女诗人诗歌的研究作一回顾,本文打算分为四大部分论述此问题:第一部分论述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论文情况,第二部分论述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论文情况,第三部分论述关于两位女诗人诗歌研究的著作情况,第四部分论述关于以往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研究方向的展

望。研究者才疏学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学术界尽些微薄之力。

一、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论文情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唐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充满了传奇色彩。纵观以往研究,大多是将其视为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与总结,很少对其诗文作深入探讨,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开拓新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武则天诗歌的论文,并趋于升温状态。这些论文有些是直接正面论述武则天的诗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

收稿日期: 2012-0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排律文献研究”(06BZW022); 吉林大学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项目“唐宋韵文学史研究”(20102231)。

作者简介: 沈文凡(1960—),男,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献;有些则没有形成专题论文,只是将一些观点散见杂糅于各种论文之中,并通常从女性视角或帝王身份这种特殊性,间接反映武则天诗歌的特点及其生活情趣与政治措施对诗歌的影响。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研究者没办法穷尽所有资料,兹仅据有限之材料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望能窥视出一定的规律性。

近百年来,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相关论文按照年份分类统计见表1。

表1 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相关论文统计

研究时段	直接正面论述	间接侧面论述	
		女性角度	帝王身份
1900—1969	0	0	0
1970—1979	0	0	1
1980—1989	1	1	1
1990—1999	4	4	8
2000—2011	10	6	13
小计	15	11	23
合计	49		

通过表1数据可以看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武则天诗歌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只是将其列入历史人物进行史学评定,不涉及任何文学价值,80年代后,武则天诗歌研究一度处于升温状态,21世纪以来更趋火热,这不能不说得益于文学工作者积极探索、深入挖掘、大胆创新的不懈努力,可见学术界研究视野不断拓宽,论题更趋细致,角度愈加新颖。但又不得不承认,对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正面论述还较少,数量仅约为所有论文的十分之三,即使涉及到武则天的诗歌,也是由于她的女性身份或帝王位置这些特殊性,把她和相关人物杂论到一起,间接地反映她本人的诗歌特点及其影响与贡献。我们也应看到,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论文总数只有49篇,从数量上说,还是相对较少的,可见还有很多需探讨的问题、要挖掘的空间,这些都是很值得展望和期待的。

(一) 直接正面论述武则天诗歌之论文情况

研究者兹于现有之资料加以统计,直接正面论述武则天诗歌及其贡献的论文共有15篇,其中有些是对武则天的文学观及其诗歌进行研究,有些是就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加以总结,还出现了一些就某篇诗歌某个问题的专门考辨,在一定程度上讲,可谓已是硕果累累。

《洛阳与武则天的“颂”诗》一文在论述诗歌特点时把地域因素纳入了研究范围,分析了武则天的

“颂”诗与洛阳的关系,并且对其“颂”诗的意义作了全面概括。《武则天诗歌研究》一文,对武则天的诗歌做了非常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该论文将武则天的诗歌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颂”诗,它继承了《诗经》中“颂”的传统,形式上以四言为主,四言诗一向被认为具有帝王气质,能够很好地显示王者风范,诗境上,追求一种宏丽的气魄,显示博大的胸襟。这类诗最突出表现的是武则天开创太平盛世的信心与决心,深刻影响了唐人的精神风貌。第二部分是山水诗,武则天所倡导的山水诗对于扭转诗风有很大影响,她改变了以往宫廷诗那种虚伪、萎靡的风格,重在表现真情与骨力,“开了将创作题材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的先河”^{[1]33}。并且,在创作过程中,武则天偏爱富有生气的七言歌行,不喜欢僵硬呆板的五言诗,在她的带领下,七言诗的创作蔚然成风,这对七律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三部分是爱情诗,代表作则是《如意娘》,充分表现了武则天的女儿心态。这是一篇对武则天诗歌研究非常全面而深入的论文,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论武则天诗歌中的帝王气象》一文,通过分析,给我们展示了一代女皇诗歌中弥漫的王者霸气,其中详细论述了她的“颂”诗,“颂”诗是其诗歌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共有39首之多。“武则天的《颂》诗几乎就是她作为一名政治家所作的政治宣言,大部分《颂》诗,用四言写成,颇具帝王之气”^{[2]73}。同时,也对其爱情诗和宴饮诗等做了简单分析,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武则天诗歌中的帝王气象。《从〈如意娘〉看武则天的爱情与孤独》一文,通过《如意娘》这首诗,“分析了潜藏在她性格中的孤独因子”,“因为孤独,她想找一个心灵的守护者,于是就产生了爱情。在这份爱情的背后却隐藏着伴随她一生的孤独因子”^{[3]144}。这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就了其登上帝王宝座的辉煌梦想。文中还运用了一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理论,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也透露了当今研究趋热的一种独特方法论。《武则天文学观与初唐洛阳诗坛》一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武则天的文学观,文中说“武则天的文学观大致有三个方面内容。从文学的本质来看:文学应该姓‘文’,应具有文采,注重美感;文学也具有实用的价值,是一个人才的表现,这种才能亦可用来治理天下。‘尚文’要求文学摆脱功利,追求纯美;而‘尚用’又使文学回到功利,追求经世致用。二者有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尚文’是为了更好地‘尚用’,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很明

确,到武则天‘尚用’已有了选拔人才的含义,有文才成为仕途前进的阶梯,‘文’更是‘用’的基础了。从文学的创作论看,武则天开拓了初唐诗歌创作的题材,亲近自然,关注山水,并主张模山范水而不‘滞’于山水,写出山水的灵气,心灵的感悟。从文学的接受论来看,武则天创作了大量气势宏大的颂诗,表明她对雄浑、壮美的文学作品之欣赏和接受,这既是帝王诗人的相似点,也是汉魏风骨的继承。”^{[4]176}并且,文中也总结了武则天的文学观给洛阳诗坛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她‘尚文’‘尚用’的文学观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科举的改革措施,使得大量文学之士得以进入仕途、进入宫廷,从而在洛阳形成了宫廷诗人群、学士诗人群以及仕进诗人群等‘仕诗人群’;‘崇尚自然’之观点与石淙会饮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洛阳宫廷诗人创作的板滞,客观上为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到来作了铺垫‘追求气势’的美学倾向在初唐洛阳契合了时代的潮流,引领了时代的风范,促成了初唐新精神的萌发,为唐代盛唐气象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4]176}。要之,关于武则天的文学观和诗歌研究的论文,有些是从她的整体文学观上综合把握,但更多的是将她的诗歌分为三个部分——“颂”诗、山水诗、爱情诗,从三方面一起或只从一方面单独进行研究论述,其中一篇论文还涉及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理论知识,这些都是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进步之处,但也要看到其实还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完全可以更加开阔。

《简论武则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一文,分条论述了武则天对唐代文学的伟大贡献。“一、武则天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初唐后期文学事业的迅速发展”^{[5]25},武则天本人的诗歌作品很多,曾著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但相传为崔融、元万顷等代作,她本人十分重视文学创作,并且也很重视文人学士,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给予其法律上政治上的一系列特权,于是人人争做文人,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有唐一代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二、武则天的选士政策促成了唐代诗文的繁荣”^{[5]26},这主要得益于武则天对于科举制的改革,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诗文创作,弱化经学因素,迫使广大学子纷纷钻研诗文,为盛唐文学的繁荣局面作好了应有的准备。“三、武则天改革政体,为文学创作打开了禁区,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5]26},武则天改唐为周,成为千古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这一举动已打破了长期禁

锢在人们头脑中的儒家礼教观念,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题材,并且,这也更加方便为其称帝制造舆论基础。“四、抬高道、释两教的地位,拓宽了思想领域,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五、杀戮宗室大臣、打击豪强势力,客观上也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5]26}。在《略析武则天对唐诗繁荣的贡献》一文中,同样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武则天对唐诗繁荣的贡献,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在其统治时期唐诗的发展情况,在表现领域方面,逐渐从宫廷走向关山与塞漠,促使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大量出现;在情思格调方面,因地域不同使南北诗风出现差异,北方以“雄浑”“悲愤”为主,南方以“冲淡”为主,在南北诗风的融合上,武则天起到了一定作用,她“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6]4};在表现形式方面,律诗的定型与武则天奖掖群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二部分论述了其统治期间实施的政策对唐诗繁荣的影响,尤以科举制度的改革影响最为突出,“抑明经、扬进士、试诗赋”^{[6]4}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社会从隋末战乱逐渐走向统一、安定、繁荣对文化建设所提出的要求,对唐代士子殚精竭虑、潜心研究诗歌风气的形成,进而对唐诗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6]4}。另外,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思想政策比较开明,三教并取,尤其提倡佛、道两教,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唐诗的繁荣。第三部分论述了武则天的个人素质对唐诗繁荣的影响,她本人爱好诗歌创作,且有较高文学修养,平时,还通过各种手段调动文人写作诗歌的积极性,这些都有力推动了唐诗的繁荣发展。《武则天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她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一文,通过对武则天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她对唐代文学发展贡献的梳理,肯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章简单介绍了武则天的存诗情况,并对其有代表性的几首诗,如《如意娘》《游九龙潭》《腊月宣诏幸上苑》等作了简要赏析,并指出“武则天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7]127}。在论述武则天对唐代文学的贡献时,也同样从其个人重视、选士政策、提倡释道两教情况加以概括总结。要之,在论述武则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贡献时,或者从她个人文学修养和重视诗歌创作入手,或者从她的一系列政治、宗教等措施带来的影响入手,进行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也要看到观点重复、材料贫乏、视野较窄等不足之处,以期有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就某首诗歌或某个问题进行考辨的专题论文,如《初唐诗杂考(十)》对《游九龙潭》诗系年一问题进行了考证,《〈全唐诗〉武后石淙宴会诗辩证》对著名的石淙宴会上所作的一些诗进行了考辨。另外,还出现了从诗歌用韵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武则天、上官昭容诗歌用韵概况》一文通过对两者诗歌用韵情况的比较,发现二者诗歌用韵有所不同,从而得出结论:武则天的诗歌并不是上官婉儿代作。推翻了以往的错误论断,武则天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诗人的”^{[8]149}。这几篇论文角度较新颖,是武则天诗歌研究的进步之处。

(二) 从女性角度间接侧面论述武则天诗歌之论文情况

武则天作为唐代历史上的女性诗人,本身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因此,她经常被拉入女性视角的群体讨论中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各类研究女性诗歌的论文中,找到一定篇幅的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论述。

研究者兹于所查资料发现,通过女性视角研究武则天诗歌的论文共有11篇,这一系列论文中要数涉及武则天《如意娘》一诗者最多。如《论唐代女诗人审美心理特征》一文,作者在论述“审美情感的浓烈和隐秘”时,就提到了这首诗,并分析道“她因为‘忆君’,而至思绪纷乱,容颜憔悴,甚至偷偷下泪把石榴裙流湿。皇帝操生死予夺之权,任其为所欲为,无须掩饰自己的欲求,而唯独不敢吐露私情,这就说明情感的隐秘性是女子独具的特性,连女皇也不例外。”^{[9]29}在《一代红妆壮诗魂——浅论唐代巾帼诗歌的艺术成就》中,对《如意娘》这首诗进行了逐句的解释赏析,最后对其总结道“语言简朴,明白晓畅,寥寥几笔就把一个处于极度相思苦闷中的妇女形象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生动感人,其手法不可谓不高明。”^{[10]73}《试论唐代女诗人的诗歌创作》一文,则是将《如意娘》与上官婉儿的《彩书怨》进行对比,在比较中突出《如意娘》的独特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唐代女诗人及其女性诗歌创作》一文认为《如意娘》表现出了武则天浪漫的性格,同时,文中还提到了她的另外两首诗《九日游石淙》和《游九龙潭》,并分别给予了简短评价。《女诗人:女性话语的自发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一》更是对《如意娘》一诗作了更加详细的赏析,逐句讲解并对个别词语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这首诗出自武则天本人之手,而不是别人代作,并给予一定考证,

文章总结道“这首《如意娘》尺幅之中曲折有致,较好地融合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明朗又含蓄,绚丽又清新。”^{[11]37}《唐代女性爱情诗的特点》一文,则是通过《如意娘》分析了女诗人的心理特质,反映了后宫的悲凉寂寞,让人充满同情,文中说,“在空旷而寂寞的后宫,女诗人们常常怀着无法言说的心事,面对着户外变化的景色,独自一人咀嚼着相思的痛苦,她们的眼里早已无泪,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悲”^{[12]220}。《如意娘》是武则天诗歌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首诗,兹仅举几篇关于《如意娘》诗研究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呈现于此。要之,这些论文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该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文本表面分析上,而是以此为突破口,深入挖掘女诗人的心灵特质和情感体验,这些都是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可喜进步和重要成果。

另有几篇论文不是从女性闺阁情怀涉及武则天的诗歌,而是从其他更加新颖的角度入手,如《唐代女性诗歌中的道教情怀初探》一文,分析了武则天的《游仙篇》诗,认为该诗“充满了道教流金溢彩的神仙色彩”^{[13]65}。在诗中,“武则天明确表达了她‘宿志慕三元’的道教情怀和生命愿望。道教对她不仅仅是追寻永恒生命的神仙情结,或许还是道教给女性解放一定空间后的逍遥不羁的幸福理想,当然,更有她对俗世帝王生活的自豪和留恋以及希望长久保持这种生活的愿望”^{[13]65}。再如《从初唐女性诗看〈楚辞〉之余韵》一文,则对武则天的《致和》等几首诗进行了简单分析,展示了其《楚辞》之余韵,这样的骚体诗不似一般颂诗那样呆板僵滞,它的音韵铿锵有力、气势壮大宏伟,更利于武则天宣扬政治思想,制造登基的社会舆论。还有一篇论文,《唐代女诗人概说》则是对武则天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武后的诗作:第一、多系应酬之作,歌功颂德之外,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第二,即使如此,恐少有出自她的手笔。”^{[14]68}这几篇论文或褒或贬,都从闺阁情思之外的角度对武则天诗歌进行了评价,使武则天诗歌研究更加完善,视野更加开阔。

(三) 从帝王身份角度间接侧面论述武则天诗歌之论文情况

据现有资料,通过帝王身份这一特殊角度间接侧面涉及武则天诗歌的论文共有23篇,这些论文或从武则天本身的文学修养、兴趣爱好谈其诗歌成就及对唐代诗歌的影响,或从武则天的执政政策谈其对诗歌的贡献,或谈及她对游宴诗、山水诗、律诗的推动作用等,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武则天诗歌研究的

丰硕成果。

《改革贵族教育 蔑视儒家经典——浅谈武则天在教育上的一些改革》一文,谈到了武则天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在谈及科举改革时,论道,“进士科则以文章诗赋为取士标准。武则天贬抑儒学,重视文史,提倡诗赋文章”^{[15]34}。这样的取士标准,使得各地学子纷纷钻研诗赋,提高创作水平,客观上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从《帝王诗话》一文中,我们看到,武则天经常带领群臣走访名胜,每到一处还要“摆设筵席,饮酒赋诗,热闹一番”^{[16]125}。该文主要论述了武则天同群臣的一次大型宴饮活动——石淙会饮,并对武则天所作《石淙》一诗进行了较全面的赏析,同时还给我们展示了群臣唱和情况,这样的大规模诗歌唱和促进了唐诗的蒸蒸日上、不断繁荣。在武则天门下,还积聚了一大批文人集团,如“北门学士”等,这些人本身文学修养较高,并重视诗歌创作,同样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一文论述道,由于武后早期爱好颂美文风,多取文辞丽藻,促使当时诗坛上弥漫着一股追求华美夸饰的风气,武则天执政后期,这种颂美文风转向了娱乐性、娱情性,诗歌基本都是在出游宴饮活动中创作的,已开始运用七律这种更加灵活自由的诗体形式来表现宴会游乐的轻松场面,文中总结道,“七律在中宗宫廷中应用渐广,当与武后晚期宫廷首开风气有关”^{[17]72}。《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一文,间接论及了“诗赋取士”这种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有两个特征:“其一是重视文词,其二是试广义的诗赋”^{[18]194},这样就会形成一种重视文词的社会氛围,利于唐代诗歌的发展。《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一文,条理清晰地论述了盛唐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并指出,“在隋唐时期,文学乃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政权的文人化,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进一步发展”^{[19]102},反映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自古以来,文学就在政治的束缚下艰辛探索自己的出路,虽然有时举步维艰,但仍然曲折前进着。《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是研究武则天的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该文论述了产生武则天这类女性统治者的原因和背景,及其在文学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文章主要从两方面谈其影响:“首先,武则天为排挤李唐旧臣,通过科举、制举、征求隐逸等多种手段,从关陇集团以外的山东、江南选拔人才,使布衣寒士得以进用,不但为盛唐储备了一批贤臣,而且改变了唐

初重勋旧不重文人的传统,使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寒士跻身朝列之后,在初盛唐之交的文坛上成为宗主哲匠,对于盛唐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由武后开端的重视文学的风气,至韦后、上官婉儿时愈加炽盛。虽然在宫廷中曾造成一股短暂的形式主义逆流,但在题材、体制和表现艺术方面给盛唐诗提供了不少经验和借鉴。”^{[20]58-59}武则天统治前期,曾一度爱好颂美文学,喜用“天地日月”等表示壮大形象的词汇,在艺术手法上,这种颂体诗呆板富丽、堆砌辞藻,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武则天追求宏丽的气魄,对于盛唐以壮丽雄伟为上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应有潜移默化的作用”^{[20]59}。后期的宫廷文学,从颂美转向了娱情,文中举了嵩山石淙会饮的例子来说明此问题,并论述了它的贡献,“这次活动不但刺激了宫廷山水诗的发展,对于七律的推广也有明显的影响”^{[20]59}。《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一文,总结了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崇文特点,它没有回到两汉时的独尊经学,而是更加强调文学诗赋,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兴盛与繁荣。《武则天执政对初唐诗歌发展的影响》一文,论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所采取的各种政治改革对诗歌造成的影响,其中尤以科举制的改革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它“为唐代诗歌从初唐承袭南北朝遗风向盛唐雄浑阔大、朝气蓬勃的气象的发展演变,创造了使文人学士潜心诗歌创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培养了一定规模的诗歌创作队伍”^{[21]62}。同时,文中还强调了她本人对诗歌的爱好和倡导对诗歌繁荣及体制转变的重大影响。在《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一文中,分析了整个唐代进士科取士的特点,表明进士科考与诗歌文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举考试对于文学的重视,必然带来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也最终使唐诗成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学史上的奇葩。《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一文,总结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文学环境的特点:建立以文章取士的制度;降低士族威望;政治与文学重心东移;《三教珠英》的编纂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文学环境从儒学化到文学化。这样的文学环境,给同时期的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诗歌的发展进入一片新天地。《唐、五代女性诗歌的传播方式》一文,论述视角独特,以女性诗歌的传播方式为切入点,分析其背后的隐情。自古以来,只有帝王将相一类身份的男子才有权把山崖、岩石作为其诗歌传播方式,而女皇武则天也用了这样的方式表达心意,如《石淙》等,这是她女性意识的流露,从而也证明了“武则天是一位具有女性意

识的政治人物”^{[22]61}。《唐诗之路与政治因素之关系》一文,分析了形成浙东唐诗之路的政治因素,一是官府官员的提倡与行动,二是地方宗教因素。提到唐代的政治,必然离不开科举制度,在论及武则天推行的以诗赋取士时,文章总结道“就社会影响来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读书的风气,促进了读书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多方面探索,培养社会各阶层对于诗歌艺术的兴趣与赏鉴修养,鼓舞了青年士子在诗歌创作领域施展才华,乃是形成诗歌大国的时代背景。”^{[23]9}《唐代女性出游诗歌论析》一文,列举女性出游诗时,提到了武则天的几首代表性诗歌,并细致赏析了《夏日游石淙诗》,评价其“音律协和,对仗工稳”^{[24]118},该诗对七律的定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也较详细地赏析了《游九龙潭》一诗,并对其中一些重点词语,如“双凤”、“玉女”等给出了解释,评其尾联“质朴亲和”,“可谓开盛唐山水田园诗之先河”^{[24]118};文章还提到了武则天的另外几首出游诗,如《赠胡天师》等,认为其“颇具皇家气派,一扫齐梁诗风的柔靡俗艳,起到了改变风向的作用,为陈子昂的‘风骨’、‘兴寄’和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繁荣打下了基础”^{[24]118}。《全唐诗》共收录一百多位女诗人的诗歌,在《〈全唐诗〉中女诗人诗歌视野分析》一文中,将女诗人的诗歌视野进行了分类总结,在“表现帝王气度”一类中,论及了武则天的诗歌,她的诗歌主要写郊庙祭祀乐府,其内容为歌功颂德、纯美教化,最后总结道,“武则天的祭祀乐府,反映了政局安定,国力强大,列国朝拜的现实,展示了她作帝王的抱负、主张及忧虑,体现了她作为一代女王的王者风范和帝王气概”^{[25]67}。从帝王身份这一角度论述武则天诗歌的论文较多,兹仅举以上数篇呈现于此,虽然关于武则天诗歌的分析仅杂糅在这些论文之中,没有形成独立成篇的专题研究,但从近二十年此类论文数量迅猛上升的状态来看,不得不承认,武则天诗歌研究还是取得了无比重大的进步的。

二、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论文情况

上官婉儿是初唐时期地位仅次于武则天的传奇女性,她才华卓越,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同时她也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诗歌品评家,上官婉儿以其卓绝的才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者兹据现有资料对上官婉儿的研究情况作了较全面的总结综述,我们发现,近二十年来对其研究呈现升温状态,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以往的研究空白。通过统计,对上官婉儿诗歌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已达到七篇之多,从侧面间接涉及到其诗歌成就

的论文已有十三篇,这十三篇论文多从女性角度间接论述,可见对上官婉儿研究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

近百年来,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相关论文按照年份分类统计见表2。

表2 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相关论文统计

研究时段	专题研究	侧面论述
1980—1989	1	2
1990—1999	2	3
2000—2011	4	8
小计	7	13
合计	20	

通过表2数据可以看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近二十年来对其研究成果颇丰,论文总量已达到20篇之多,尤其是2000年之后,论文数量已超出之前所有论文总和,这些都是学术界不断努力、勇于探索的结果。总结发现,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进行专题论述,可见学术界对其愈加重视的态度;二是在论述女性诗歌时,间接提到了上官婉儿的文学活动。通过总体关照,上官婉儿的诗歌研究仍然可以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有着广阔的开发空间,我们期待着更加美好的研究前景的到来。

(一) 正面专题论述上官婉儿诗歌之论文情况

兹据现有资料来看,专门论述上官婉儿诗歌及其贡献的论文共有7篇,这些论文的论述角度基本可归纳为以下四类:(1)总体概述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2)分类论述其诗歌创作活动;(3)肯定其品评诗作才能;(4)展示其在教育上的政治措施。

《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一文,首先对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作了简单介绍,接下来肯定了她的诗歌创作才情及评判诗作能力。《全唐诗》共收其诗歌32首,该文将其分为三类分别进行论述:一为应制奉和之作,二为出游纪胜之作,三为抒情述怀之作。她的大部分应制诗歌,“如《驾幸三会寺应制》、《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均为歌功颂德,赞太平盛世、帝王功业,没有什么真情实感,纯用职业性语言,写千篇一律的祝词,外表富丽堂皇,内容却贫乏空虚,没有生命力,读来枯燥乏味”^{[26]70}。但却并非全然如此,“有的诗写得清新俊美,极富生气,如《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26]70}。她的出游之作,有的“意境阔大,气势磅礴”^{[26]70},有的

“清新自然 独具风姿”^{[26]70}。可以说,“她是六朝山水诗到王孟山水诗的重要过渡人物,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26]71},因此,她在诗史上有着不可轻视的功绩。抒情述怀类的代表作便是《彩书怨》,该文较详细地分析了此诗。上官婉儿的诗歌充满清辞丽句,扭转了当时诗坛上流行的“绮错婉媚”的诗风。总之,整篇文章对上官婉儿都作出了较高评价,她的“才华卓绝”,她的“两朝专美”,都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绵远悠长。《太平辞藻盛 长愿纪鸿休——上官婉儿的文学活动》一文,对上官婉儿的文学活动作了大致考述,文章从三方面进行了总结。第一,“她力主皇家扩大书馆,增学士员”^{[27]68}。当时,修文馆学士的任务之一就是跟随皇帝游宴赋诗,在这些活动中,诗体日益成熟,诗人创作能力不断提高,这些皆得益于上官婉儿的不懈努力。第二,“上官婉儿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评论家”^{[27]68}。每当群臣宴会、奉制唱和之时,都由上官婉儿负责品评众作名次,她评诗的标准有两个:一为是否“采丽”,二为是否有“词气”,而这两者的结合恰是律诗完成的标志,可见,上官婉儿对于律诗的定型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第三,“上官婉儿创作了大量诗文”^{[27]69}。《全唐诗》共存其诗32首,该文将其诗分为抒情述怀之作、出游纪胜之作、奉和应制之作三类并加以简单论述,该部分还对其诗文流传数量不多的原因作了简单说明。除此32首之外,上官婉儿还有同别人联句诗两首,分别为《十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体联句》和《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同样见其才情。最后,文章总结道“婉儿对当时文人提拔奖掖,并同他们一起写诗,赛诗,探讨诗歌技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揭开了盛唐诗歌的序幕。”^{[27]72}《上官婉儿生平考述》一文,根据《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对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述,并对其作品写作年月作了大致编年,使对上官婉儿的研究更趋明朗化、清晰化。在《唐代女权文学的神话——上官婉儿的宫廷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一文中,分几大方面论述了上官婉儿的诗歌及其文学史地位。首先,总论了上官婉儿一生的传奇经历,从她的出生到人生中业的辉煌,再到最后因涉及韦后谋反案件被玄宗诛杀,文章都作了清晰的梳理。其次,总结了上官婉儿的诗歌创作情况,该文同样将其诗歌分成三类:第一类为抒情述怀之作,这部分较细致地分析了她的代表作《彩书怨》,对诗中的典故、内容、意境都作了深刻解

读;第二类为应制奉和之作,她的这类诗作共存六首,当时朝廷上的应制诗大多“外表富丽堂皇,内容却贫乏空虚”^{[28]63},但是,上官婉儿的应制诗却并非完全抽象概念化,而是“自有其诗心与诗艺在”^{[28]63},并列举了《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和《驾幸三会寺应制》进行简单分析;第三类为写景纪胜之作,《游长宁公主流杯池》25首,内容皆为写景状物,“这组山水诗清新雅致,分五律六首、七绝三首、五绝九首、四言五首和三言二首,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流杯池周围的景色,构成一幅绚丽的园林山水图”^{[28]63-64},文章认为,在初唐诗歌中,这类景中有情的诗“当属上乘之作”^{[28]64}。再次,对上官婉儿称量文士的宫廷文学活动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上官婉儿之所以在唐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主持武后、中宗两朝的宫廷文学活动,这“不仅影响于当时,推动了唐诗在形式上的成熟,也促使初唐诗歌在意境风骨方面向盛唐过渡”^{[28]64}。在宫廷文学活动中,她不仅要代武后、中宗赋诗,让群臣唱和,还负责评议众人诗作,评议结果深得信服,可见其才情过人、独具慧眼;同时,文章还对这种应制唱和活动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简单总结。最后,还论述了女性专权对初唐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男性居于中心地位,妇女很少有参政机会,但上官婉儿生活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这种“异样生态”“激活了初唐诗坛”^{[28]65},在女性统治者的倡导下,激发了初唐中后期文人士子对于诗歌的巨大热情。上官婉儿还从形式美学与内容风骨两方面不断完善了上官体,这也是她对唐代诗歌的突出贡献。《略论上官婉儿及其诗歌》一文,首先对上官婉儿的身份和生活背景进行了论述,然后简单赏析了她的两首诗歌《彩书怨》和《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之一首,再现了其诗歌作品中的女儿本色及政治家的豪情霸气。《上官婉儿与初唐宫廷诗的终结》一文指出,上官婉儿是初唐时期取得辉煌成就的巾帼诗人,主要体现在宫廷诗方面,同时,她既是宫廷诗的发扬光大者又是初唐宫廷诗的终结者。文章首先对上官婉儿诗歌活动的诗坛语境作了总结,这是一个由宫廷诗主宰文坛的时代,这些诗歌体现出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特点。接下来,谈了上官婉儿的诗歌创作,文章认为《游长宁公主流杯池》25首是其山水诗的代表,具有自然率真的特点,已与盛唐山水田园诗相去不远,为盛唐之音的到来跨出了重要一步。上官婉儿还有一首不可忽视的抒怀之作《彩书怨》,

整首诗写得情意绵绵、情深意重,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缺失的弊病。除上述两类诗作,上官婉儿的其他诗歌可归入日常应制一类,如《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这类诗歌清新隽永、气势壮大。综上,文章总结其创作实践“从宫廷内部,开启了代表大唐盛世一代强音的诗国高峰的前奏,不愧为初唐近百年宫廷诗歌的终结者”^{[29]166}。文章最后论述了上官婉儿品评众人诗作的情况,称量的砝码有两个,一为“采丽”,二为“词气”,并论述了当时宫廷文人俯首于上官婉儿裁判的原因,“这与上官婉儿的才情品性及当时女性掌权的政治环境,婉儿大权在握,并参与了当时重要的文化活动有关”^{[29]167}。上官婉儿超越了其始祖创制的“上官体”,给当时诗坛注入了刚健之气,促进了初唐宫廷诗向盛唐之音的转变,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将专论上官婉儿诗歌及其贡献的论文情况呈现于此,要之,上官婉儿,又名上官昭容,是初唐时期一名宫廷女诗人,《全唐诗》存其诗32首,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抒情述怀、应制奉和、写景纪胜,同时,她还负责品评诗歌,其标准是“采丽”和“词气”。凡此种种,都有助于扭转当时诗坛上盛行的“绮错婉媚”诗风,给诗坛注入了一股刚健之气,她还对律诗的定型以及宫廷诗向山水诗的过渡作出了巨大贡献。她同样是一位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倡议“扩大书馆,增学士员”^{[27]68},客观上对于诗歌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来说,对于上官婉儿的专题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要看到,可开拓的领域还很宽广,我们期待着更加巨大的进步和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 侧面间接论述上官婉儿诗歌之论文情况

兹据研究者统计,从侧面间接论述上官婉儿诗歌创作及其贡献的论文共有13篇,这些论文大致涉及了上官婉儿的出身背景、文集情况、诗歌创作、评诗活动及政治措施等几方面内容,此外,还出现了一篇研究角度较新颖之作——《额田王与上官婉儿——从诗歌的角度进行比较》,该文把上官婉儿和日本女性诗人额田王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此文是关于上官婉儿研究的一项新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的巾帼诗人》一文,对来自社会不同层次的女性诗人作了简单论述,反映出有唐一代诗歌繁荣兴旺的景象。文章肯定,上官婉儿“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诗人”^{[30]65},并有一定政治才干,在她的倡导下,“修大书馆,增学士员”^{[30]65},由于其才情卓越,

负责评定群臣诗作,她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代红妆壮诗魂——浅谈唐代巾帼诗歌的艺术成就》一文,首先总论了唐代女诗人诗歌的艺术成就,接下来,列举了一些女诗人的诗歌并加以简单赏析,其中涉及了上官婉儿的《彩书怨》一诗,文章对此诗的内容进行了逐句解释,最后赞颂道“全诗缘情造境,景中含情,构思新颖,韵味无穷,香艳与质实互映,平淡与奇巧互生,尤其首尾起结不凡,中间两联对仗灵妙,其工稳自不亚于沈、宋。如此佳作,若非高手,断难成韵。”^{[10]73}可见,文章对上官婉儿此首诗作给予了极高评价。并且,上官婉儿还是一位卓越的诗评家,在评论沈佺期、宋之问二人诗作的优劣得失时,独具慧眼,一语中的,使得众人心悦诚服。无论从她个人诗歌创作来看,还是从她品评众人诗作着眼,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上官婉儿是初唐时期不可忽视的巾帼诗人。《唐代女诗人及其创作概观》一文,从唐代女诗人创作兴盛的原因、队伍构成情况、作品艺术特色三方面进行了概括与论述,文章简单提到了上官婉儿的诗歌创作,并从其品评天下诗文的情况推断出,其定然十分精通诗律,文章总结道“唐代女诗人在律体的形成和格律诗的创造方面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31]38}《唐代女诗人概说》一文,概述了唐代女诗人的诗歌成就,在谈到上官婉儿时,肯定其出众的才华,在宴会中,她除自己创作诗歌外,还为帝王公主代做,同时,文章还简单论述了她的出身背景和文集情况。《风雅之声——流于来叶——唐代宫廷女诗人》一文,从上官婉儿的诗歌创作及品评宫廷诗作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同样将其诗歌分成三类,并赞扬其卓越的评诗才能。武后至中宗时期,宫廷游宴之风日盛,在参加这些宴会时,唱和赋诗,从而促进了宫廷游宴诗的兴盛。《初唐以宫廷女性作家为中心之游宴诗略论》一文则通过分析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部分游宴诗歌作品,来透视初唐时期宫廷以女性作家为中心的游宴诗的基本情况。文章论述了上官婉儿的一些诗歌作品及其称量群臣诗作的宫廷活动,大力赞扬其为宫廷诗的繁荣所作的重大贡献。《论上官婉儿》一文论述了上官婉儿在政坛和文坛上的地位及影响,在谈到文坛中的上官婉儿时,评价其诗歌特征“既有其祖父的工整对仗,又善于用华丽辞藻,感情较为自然,气格也较为爽健”^{[32]63}。接下来分类论述了上官婉儿的诗歌创作及其评定诗作之事,并提到了她的一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如倡议扩大修文馆、增加学士名额等。总之,上官婉儿的一系列努力有助于当时文学

风气的扭转,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女诗人:女性话语的自发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一》一文,将唐代宫怨诗分为两类:一类是女诗人的自我抒发,另一类是男诗人的代言之作。女诗人包括后妃、公主和宫女三类,“这些女诗人的宫怨诗可以说是女性话语的自发者,以我手写我心,真实地透露了她们的的心声,其诗歌中哀怨的内容不同而艺术风格相近,都呈现出明显的女性色彩的感情基调和抒情话语模式”^{[11]37}。上官婉儿的《彩书怨》一诗便是宫怨诗的代表,体现其女儿情思,它已是较为成熟的唐诗呈现格式,“诗的首句点题,后接以景联,三联写诗中人物的活动,最后一联是对诗歌主题的进一步升华”^{[11]38}。《唐代女诗人及其诗歌简论》一文,着力分析了唐代女诗人产生的背景、分类及艺术成就,论述唐代女诗人在律体诗的形成和格律诗的定性方面的作用时,重点讲到了上官婉儿,肯定其在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唐代女性出游诗歌论析》一文,从唐代女性出游诗歌的界定、分类、特点这几方面进行了整体论析,这些女性诗歌与传统女性文学相比,内涵更加深厚有味,情感益趋自适放达。在谈应制奉和诗歌时,举了上官婉儿的例子,以往对此类诗作不太重视,主要因其不离歌功颂德、流连光景,没有太多价值,但上官婉儿却“将宫廷内部的唱和引向了游览山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盛唐山水诗的繁荣”^{[24]119}。《唐前中期宫廷妇女的诗歌贡献》一文,从文学的角度解读了这群唐朝前中期的宫廷女性,谈到上官婉儿时,从她本人的诗歌创作及品评他人诗作两方面论述其诗史贡献。《额田王与上官婉儿——从诗歌的角度进行比较》一文较独特,没有似一般研究思路从国内古代文学方向进行研究,而是运用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学科综合在一起,拓宽了研究领域,开阔了研究视野。该文跨越了国家界限,从诗歌角度将日本女性诗人额田王与初唐巾帼诗人上官婉儿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奉和应制之作、宫廷文学沙龙之作和述怀之作三类诗歌作品进行了对比。在创作奉和应制诗歌时,虽然二者皆通过描写自然景物来表达热爱祖国之情,但额田王语言较平实,而上官婉儿则词汇繁丽;在宫廷文学沙龙活动中,二者都在内容与格调上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在述怀诗作中,额田王的《春秋竞怜判歌》是自我写照,而上官婉儿的《彩书怨》则是通过描写妻子思念丈夫这一场景把“家”与“国”联系在了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兹将这些论文情况简单呈现于此,要之,这些论文几乎都是从女性角度进行研究,而在其中杂糅了关于上官婉儿的论述,也就是说,上官婉儿由于其女性身份的特殊性被予以关注,从数量上来说,成果也是颇丰的,当然,我们期待着更大进步。

三、文学史等著作中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研究之概述

(一) 20 世纪初期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情况

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的研究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状态,但 20 世纪初学界已开始对其关注,并集中体现在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是对《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材料的编排。

胡云翼在《唐诗研究》第七章“唐代妇女的诗”中,提到了武则天的诗歌创作情况,文中说“在唐宫里,武、韦二后都很嗜好文学,而提倡文学亦最力,但她们的诗,往往是他人代作,并非自制,故无足述”^{[33]108}。可见,在此本著作中,武则天的诗歌并未受到重视,而且认为多是别人所代作,没有什么讨论研究的价值。

陆晶清在《唐代女诗人》一书中,同样提到了两位女诗人,但书中认为相比于武则天而言,上官婉儿更具有代表唐代宫廷女作家的资格,根据《唐书》等史料记载,作者认为武则天的诗歌为别人代作的可能性极大,但又难以作出明确判断,所以,文章重点论述了上官婉儿。介绍了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情况,由于她的祖父是上官仪,所以文中说“婉儿的金碧辉煌的诗体是有家学渊源的”^{[34]24},并提到了上官婉儿对唐诗的贡献,“所以唐代诗人之盛,婉儿提倡的功劳实在不小”^{[34]25},同时,文中还论述了她代别人作诗以及品评群臣诗作的情况。

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中对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论上官婉儿道,“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中宗即位,大被信任,进拜昭容。婉儿劝帝修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康和,婉儿尝代帝及后长乐、安宁二主,重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词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故律体之成,上官祖孙之力尤多矣”^{[35]18-19}。可见上官婉儿创作诗歌及品评诗作的才情,同时,她还对律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她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论及武则天时道,“盖武后在高宗时,已奖进文学,始以

北门学士诸人,纂集群书。革命以后,又有《三教珠英》之集,引拔尤众。一时文士,如苏李沈宋之闾丽,陈子昂卢藏用之古文,富嘉谟吴少微之经术,刘子玄之史学,以及张说之词笔,徐坚之博洽,并腾誉文囿。上总初唐之丽则,下启开元之极盛。有唐一代,律诗与古文之体,最越前世,皆发于武后时。可谓异矣”^{[35]24}。郑振铎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第二十四章《律诗的起来》中,对上官婉儿大加褒奖。书中评论道“女作家上官婉儿,是这时主持风雅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律诗时代的成立,她是很有利于其间的。”^{[36]305}接下来,对她的身世背景等作了简单叙述,书中大力肯定她的《侍宴内殿出剪花彩应制》一诗,评其“正是律诗时代的‘最格律矜严’之作”^{[36]305}。

谢无量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一书中,论及了两位女诗人,书中简单介绍了武则天的生平事迹、存文集情况等,认为武后为自来宫闱文者中的“一大家也”^{[37]10},并列举了一些她的诗文作品,最后赞其“工丽如出一手,唐初文士,未能或之先也,武后诗文集,多至百余卷,为古今妇人之冠,如《圣仙太子碑》等,自来妇人,亦无此大手笔”^{[37]22}。书中同样介绍了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等,赞其“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艳,然皆有可观,婉儿力也”^{[37]5},并兹录其诗数首,如《彩书怨》《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等,以显其卓越才情。

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基本否定了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文学贡献,“纵观武后一生历史,她对于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可言,因为她已把全部精力用在政治活动上”^{[38]123}。因此,书中仅举一首《如意娘》显其本色,同时书中还对武则天从出生到登上女皇宝座的人生经历予以概述。书中认为上官婉儿的诗“属于浮艳一派,开沈(佺期)宋(之问)体之先,华而无实,非诗歌正宗,实不足取”^{[38]110},因此仅录其两首诗,以见其特征。

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的第四章,单独拿出一节来论述武则天,评其为“中国数千年女界中一大怪杰也”^{[39]192}。这一节主要论述了武则天之家世及其诗文、武则天与唐代文化之关系及武则天与妇女文学,其中列举了武则天的一些诗文,指出武则天诗歌有“宛转流利”^{[39]193}、“工丽典雅”^{[39]195}的特征,同时还说明了唐代文辞之盛与武则天的倡导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论述第三部分“武则天与妇女文学”时,主要谈了上官婉儿的文学活动,简单介绍了她的身世情况、评诗能力及诗歌创作等,

最后,总体概括其诗歌贡献,“唐人格调之工,上官祖孙倡导之力多矣”^{[39]203}。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情况

这一时期,文学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完成的,出现了许多权威的文学史著作,如林庚著的《中国文学简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但在论及唐代文学的时候,都没有提到武则天、上官婉儿一类的女性诗人。20世纪60年代,全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社会一片混乱,学术界的研究基本停滞不前,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但还是可以找到一点成绩。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二唐代时间段内第一位就论述的是上官婉儿,指出其文集《上官昭容文集》共二十卷,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今佚;接下来,简单介绍了上官婉儿的生平事迹、诗歌创作及评诗活动等。此书也论及了武则天的著作情况,《垂拱集》《金轮集》《列女传》等都列入此类,同时也论述了其生平事迹。此书对武则天、上官婉儿一类的女作家作品进行了颇为缜密的考证,更方便研究者了解她们的著述情况,为女性诗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过后,学术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诗歌研究又迈向了新天地,取得了较大成绩。

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最需特别提及的就是,这一时期出版的其诗文别集——罗元贞点校的《武则天集》,此书收其文76篇、诗55首。该书附有两个附录:附录一由《武则天生平概貌》《武则天历史简表》等组成;附录二由《旧唐书·则天本纪》《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资治通鉴》等组成。此书论述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征引资料翔实,评价客观公允,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可以说是关于武则天诗歌研究的突出成绩。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苏者聪著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此书是唯一一本专门研究唐五代女性诗歌的论著。全书按诗人身份进行分类安排章节,每章先总体概括她们的生活状况,然后再按时间顺序具体介绍每位女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活动。在此书第二章“皇帝皇后公主”中,专门拿出一个板块论述了“诗发帝王威的武则天”,开头便说“武则天是一位成功的女皇

帝文学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不容忽视”^{[44]38},接下来叙述了对她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并肯定其执政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成绩,同时也谈到了历史上对她褒贬不定的种种评价,最后,列举了几首武则天的诗歌,以体现其作品特色,如“缠绵悱恻”^{[40]38}的《如意娘》,“很有气魄,无脂粉气,一扫唐初纤弱浮艳诗风”^{[40]38}的《腊日宣诏幸上苑》等。在此书第四章“宫廷女诗人”中,同样单独拿出一个板块论述了“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此部分内容大致和其论文《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相类似,兹不赘言。

这一时期,一些权威的文学史著作里也开始提及武则天、上官婉儿等女性诗人的创作。如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中的第四章,就提到了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诗歌成就。武则天执政时期,重视文学,破格提拔人才,打击元老重臣,这些都有助于唐代诗歌的繁荣;同时,她自己的诗歌创作也为唐诗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她同狄仁杰等群臣举行的《石淙》七律唱和,使七律唱和蔚然成风,促进了七律的定型。该书较详细地论述了宫廷诗人上官婉儿,介绍了她的生平事迹、存文集情况等,并概述道:“她的诗风基本上承其祖父,但感情较为自然,气格也较爽健。”^{[41]97}同时,还对其有代表性的诗歌作了评定,她的《彩书怨》“描绘闺中少妇悲秋思夫的凄怨情愫,生动传神。全篇一气呵成,章法严密。平仄粘对、对偶押韵,已具五言律诗格局”^{[41]97};还赏析了其《游长宁公主流杯池》,此诗连续吟咏二十五首,“更显出婉儿思如泉涌”^{[41]97},此诗“从各个角度描绘了流杯池周围景色,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园林山水长卷”^{[41]98}。最后,还肯定了她的组织能力和评诗才华。

傅璇琮、陶敏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书中录有武则天、上官婉儿等女诗人事迹。

周祖撰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收录了《全唐诗》中包括的所有女诗人,并考辨了每一位作家的生平事迹、诗歌著作情况,当然也包含了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基本情况,此书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给予了方便。

四、关于武则天、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至此,研究者对近百年几乎所有论文和著作中关于武则天、上官婉儿诗歌研究的情况作了完整回顾,无论从论文和著作的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衡量,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研究都取得了丰硕

成果和重大进步。但是,关于两人诗歌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关于武则天诗歌的研究只集中于几首非常熟悉的作品,如《如意娘》《游九龙潭》《夏日游石淙诗》等,其他作品基本没有涉及,对武则天的其他诗歌关注度仍不够;关于上官婉儿诗歌的研究,基本都是将其分成三类,即应制奉和、写景纪胜和抒情述怀,再分类论述各自的特点,并论述其品评诗作才情,没有更新颖的切入视角,可见研究视野较狭窄、研究领域不够开阔。因此,我们需更加深入地探讨,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诗歌,挖掘其诗歌的无穷魅力,还原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第二,从女性视角研究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诗歌时,可以将其纳入到整个女性诗歌史长河中,在整体中把握部分,通过部分透视整体,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可将二者割裂开来;同时,也要看到,女性诗歌史的线索还不够明朗,这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梳理材料,提高研究的理论深度,使研究更加系统化、清晰化。第三,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执政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与政治制度,以及她个人的喜好,都对诗歌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上官婉儿是初唐时期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权的政坛风云人物,其提倡的各种措施、举办的各种活动同样对唐诗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也体现了自古以来一个深刻而有趣的命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逃脱不了政治,只能在其阴影下潜滋暗长,抑或开花结果,抑或凋零枯萎,我们只能期盼着它们能够和谐相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 [1] 郭海文. 武则天诗歌研究[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 [2] 司海迪. 论武则天诗歌中的帝王气象[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6).
- [3] 王甜. 从《如意娘》看武则天的爱情与孤独[J]. 网络财富·文化研究, 2010(17).
- [4] 吴蔚. 武则天之文学观与初唐洛阳诗坛[J]. 湖南社会科学, 2011(3).
- [5] 王权. 简论武则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2).
- [6] 郭根群, 郭社军. 略析武则天对唐诗繁荣的贡献[J].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1).
- [7] 唐沙. 武则天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她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8(6).
- [8] 黄燕妮. 武则天、上官昭容诗歌用韵概况[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 [9] 苏者聪. 论唐代女诗人审美心理特征[J]. 中国文学研究, 1987(2).

(下转第17页)

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80 页。据说有海外论者认为“由《白鹿原》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并不逊色”。引文见何启治《白鹿原档案》,《出版史料》2002 年第 3 期,第 23 页。

- ③ 本文中《珍珠衫》的引文均出自冯梦龙编《喻世名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
- ④ 引自秦巴子的《身体课》,《花城》2010 年第四期,第 81 页。后文中凡《身体课》引文均出于此期《花城》。
- ⑤ 冯梦龙以“绿天馆主人”之名在《喻世名言·序》中写到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其以小说匡正道德之宗旨可见一斑。
- ⑥ 见裘山山的《花香催人老》,《小说月报》2007 年第 7 期,第 49 页。后文中凡《花香催人老》引文皆出于此期《小说月报》。
- ⑦ 关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参见 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ames Strachey,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and Angela Richards, Penguin Books, 1973 版, 356-357 页, 419 页。

参考文献:

- [1] 陈忠实. 白鹿原[M]. 香港: 香港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3.
- [2] 雷达. 李清霞. 陈忠实研究资料[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 [3] 冯梦龙. 喻世名言[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 [4] 王春林. 评秦巴子长篇小说《身体课》[EB/OL]. 2011-04-11. <http://www.ddwenxue.com/html/wenxuezixun/20110411/9871.html>.
- [5] 缪咏禾. 冯梦龙与三言[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6] Pam Morris.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4; fourth impression, 1997.
- [7] 秦巴子. 身体课[J]. 花城 2010(4).
- [8] 裘山山. 花香催人老[J]. 小说月报 2007(7).
- [9]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K]. 修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10] 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ames Strachey,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and Angela Richards, Penguin Books, 1973 版, 356-357 页, 419 页。

[责任编辑 梁多云]

(上接第 11 页)

- [10] 闵孝骞. 一代红妆壮诗魂——浅论唐代巾帼诗歌的艺术成就[J]. 黄石教育学院学报, 1992(1).
- [11] 吴雪伶. 女诗人: 女性话语的自发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一[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6).
- [12] 范爱菊. 唐代女性爱情诗的特点[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0(2).
- [13] 田晓鹰. 唐代女性诗歌中的道教情怀初探[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 [14] 梅介人. 唐代女诗人概说[J].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5).
- [15] 北师大政教系师生写作小组. 改革贵族教育 蔑视儒家经典——浅谈武则天在教育上的一些改革[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4(5).
- [16] 武原. 帝王诗话[J]. 人文杂志, 1986(1).
- [17] 葛晓音. 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J]. 辽宁大学学报, 1990(4).
- [18] 尚定. 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J]. 中国社会科学, 1991(6).
- [19] 邓小军. 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J]. 辽宁大学学报, 1994(5).
- [20] 葛晓音. 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 中国文化研究, 1995(秋之卷).
- [21] 吴格言. 武则天执政对初唐诗歌发展的影响[J]. 齐鲁学刊, 1999(6).
- [22] 郭海文, 贾二强. 唐、五代女性诗歌的传播方式[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6(3).
- [23] 胡正武. 唐诗之路与政治因素之关系[J]. 台州学院学报, 2006(1).
- [24] 蔡靖芳. 唐代女性出游诗歌论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 [25] 李咏梅. 《全唐诗》中女诗人诗歌视野分析[J]. 中华文化论坛, 2010(2).
- [26] 苏者聪. 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J]. 湖南社会科学, 1991(3).
- [27] 唐团结. 太平辞藻盛 长愿纪鸿休——上官婉儿的文学活动[J]. 古典文学知识, 1999(5).
- [28] 罗时进, 李凌. 唐代女权文学的神话——上官婉儿的宫廷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 [29] 李海燕. 上官婉儿与初唐宫廷诗的终结[J]. 求索, 2010(2).
- [30] 肖文苑. 唐代的巾帼诗人[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4).
- [31] 沈立东. 唐代女诗人及其创作概观[J]. 淮阴师专学报, 1994(1).
- [32] 李宜蓬. 论上官婉儿[J]. 绥化学院学报, 2007(5).
- [33] 胡云翼. 唐诗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0.
- [34] 陆晶清. 唐代女诗人[M].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31.
- [35] 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 [36]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31.
- [37] 谢无量. 中国妇女文学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 [38] 谭正璧. 中国女性文学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 [39] 梁乙真. 中国妇女文学史纲[M]. 上海: 开明书店, 1932.
- [40] 苏者聪. 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 [41] 乔象钟, 陈铁民. 唐代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梁多云]